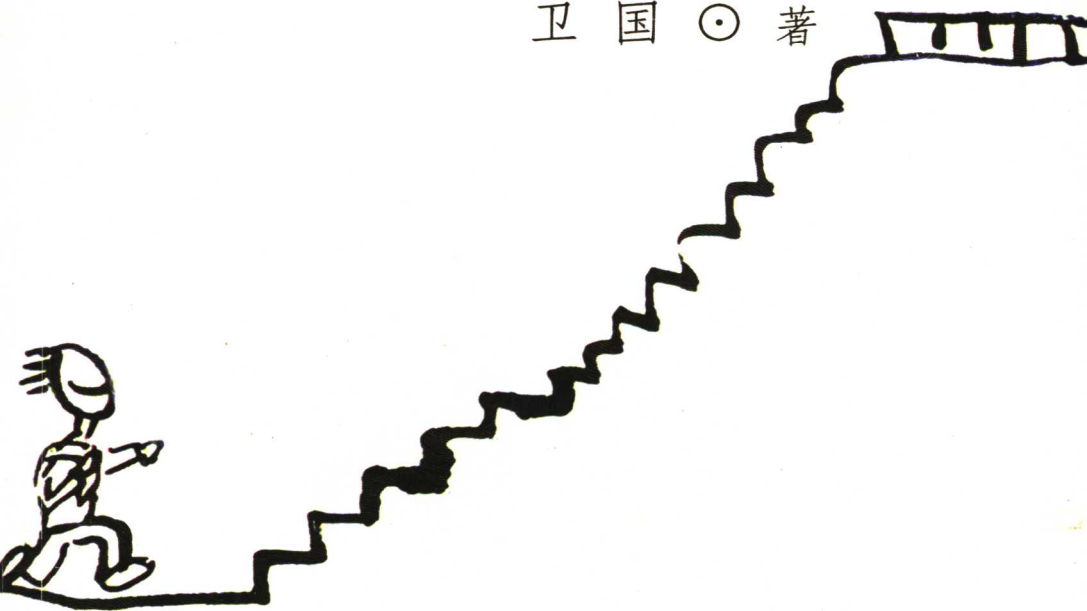




一个小职员 的仕途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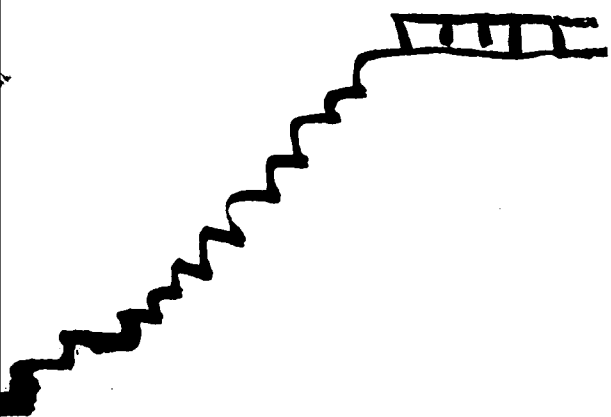
卫 国 ⊙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一个小职员 的 仕途故事

卫国◎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小职员的仕途故事/卫国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6.4

ISBN 7-80623-622-8

I. 一… II. 卫…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4796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开本	32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	印张	8.625
承印单位	河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字数	200000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版次	2006年4月第1版
纸张规格	890毫米×1240毫米	印次	2006年4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623-622-8/I·440	定价	16.5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单位联系。

一个人长驱直入走天下，一本书辛酸苦辣诉人生。面对个人的命运，面对升官晋爵，面对恩爱的妻子，面对长达近十年缠绵悱恻的婚外情……

许进将如何选择？

流畅的文笔，曲折的故事，广阔的想象空间，撼人的豪气豪情……让你走进一个男人的内心世界，感悟人生的方方面面……

初春,这一天的天气格外晴朗,阳光十分的温暖。看到这样明媚的天气,许进不仅感到舒适,而且心情也像天空一样灿烂。他特地换上了妻子林瑞给买的名牌西服,打上了漂亮的领带,名牌的皮鞋也擦得锃亮,就像去参加什么重要的仪式。

许进走进了办公室,在明亮的光线下看到王主任的头发似乎又白了许多。许进的心情变得莫名地惆怅起来。近来,他的头上时不时地也冒出几根白发,只不过他处理得及时,外人丝毫也没有看出他有什么衰老的迹象,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认为,王主任一下来,他就是最有可能的接班人。是呀!在别的地方他不过是大海里的一滴水;而在政策办里,除了老王是现任的主任,还有谁能同他这个已经毕业十多年的名牌大学生竞争得过?就连王主任都知道自己的知识层面比不上许进,但总不能还没有退休就拱手把位置让出来吧!

许进心里明白,这一年,他又不会有什么希望了。春节时,他下了很大的决心去谢市长家拜访一下,希望考核后换个岗位。结果,考核顺利通过了,岗位还是那个岗位。

花了上千块钱,居然没有一点风吹草动。这个事万一再让老王他们几个知道了,又不知往哪里想呢!所以,许进想起这个事就感到沮丧。事已至此,他就应该听林瑞的话,不送便罢,既然送就必须让其心动,而他送这一点东西,就像春节到市长家里平常常串串门。这能打动谁?他应该放弃他那清高的臭脾气,凭他平常给领导们出个主意,吻合个政策,那不正是他分内的工作嘛。这岂能同书记、市长什么的建立起来感情?没有感情谁会知道政策办里有一个许进。瞧,有的人不懂装懂都调的调、升的升。他们是怎样同书记、市长们建立感情的?许进并不是不知道,而是他站在圈外。如果,真要等到接老王的班,他真的就那点出息吗?

想一想王主任这一辈子，在政策办忙来忙去，风风光光的事没有一点，快到退休了，他也没有给政策办搞一辆像点样的车。出来进去也经常陪着书记、市长，关系是那么近，有谁知道距离又那么远呢。所以，他绝对不能跟在王主任的屁股后瞎跑了。有人说王主任为人耿直、正统，不善于同领导们打交道。如果，他想同书记、市长们联络情感，研究一下人际关系学、心理学什么的，那他早上去了。这言外之意不是也在讽刺他吗？是不是同王主任这十多年的相处，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也变得那么古板了？

唉，这个老王！许进也有些怪他了。他觉得王主任对他确有一定的影响，而且影响他综合实力的发挥。既然王主任秉性硬，那就随他去吧！他许进必须得改变。他不能文也不成、武也不就，这几年混得还不如妻子林瑞。瞧，林瑞只不过是省警校毕业的中专生，但已经当上了市交警支队的车管处处长。并且，贷款买了两辆豪华大轿车承租出去，不显山不露水地大把大把的钞票滚滚而来。若不是当初娶了林瑞，那么房子能盖在开发区吗？家里的高档家用电器能应有尽有吗？凭他，他想都不敢去想。于是他坐在办公室里啥心情也没有了。他看看报纸，喝喝茶，若不是上班时间，他真想出去跑跑！熬到半晌里，他的手机突然响了，这铃声打破了办公室的沉闷，他真希望哪个朋友找他玩玩。但一看号码是林瑞的，他接过来说：“喂？”

“喂，张老板刚又给我打了电话，那辆车你看中没有？”

“那辆车当然是辆好车呀！”

“如果你看中，那我就同他谈了。”

“他催得倒急，他有没有什么想法呀？”

“我没有看出他有什么想法，他是我哥的老同学，他顶多不过让我将来给他的新车上个好牌子。”

“醉翁之意不在酒，恐怕他是冲你哥去的。”

“你想的倒不少，那你说要不要？”

“当然要了。”许进很爽快，这事他不能再犹豫了。“有人愿打有人愿挨，他的慷慨一是冲你哥这个检察官，二是冲你这个大处长。而我捡他一个便宜。不过，我看张老板也不是那种心术不正的人。把他们都不看成好人，那我们就很难有什么朋友了。”

“今天你怎么想得这么通？”

“我什么时候没有想通过？”

“想通就好！那车就这样定吧？”

“就这样定吧！不过，你千万要核查他的手续，该给他多少钱就给他多少。这种人的光咱还是不沾为好。”

“沾他什么光了？有些事你还是甭管了。”

“不管就不管！”

许进喜笑颜开，满口答应，他的态度好像看到王主任的白发，一切都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了。他清高，上进，却天天在这儿周而复始、循规蹈矩，人生有几个这样美好的十年呀！如果不能改变这一切，继续停留在老王这些人的层次上，那么，人们看到的许进也只会是一个非常“政策”的二号老王，这让书记、市长们也许满意，而他岂不太悲哀了。

于是，他才毫不犹豫地让林瑞把车买了回来！他不能顾忌别人说他拥有私车怎么怎么。反正，这也不是偷来的，别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去吧！

在这明媚的春天里，有了这辆车，驱车去兜上一圈，许进的心情很快从沮丧中走了出来。

林瑞心里更高兴，尤其领着可爱的女儿，开着自己的车出去玩玩，享受大自然的风光，呼吸那清新的空气，其愉悦之情是难以言表的。真可以说，林瑞十分满足于这种生活，还有工作上和经

济上这种稳定的状态。她压根儿不愿丈夫卷进那没完没了的官场中。她比谁都清楚丈夫的抱负在现实社会中只是一种梦想。让他真正地走到某一个岗位上,现实的无情会把他的梦想残忍地打碎。这会让他左右为难,身心俱疲。所以,春节时丈夫去找谢市长,林瑞并没有动真格的,她知道想谋个职位首先该做什么。

的确,林瑞在小小的官场上算得上游刃有余,一帆风顺。多少男士想对她的位置取而代之,可他们只能在她淡淡的微笑中俯首称臣。当然这也得益于她那从公安局长位置上退下来的父亲林中生,许多迷津都是林中生指点的。此外,还得益于她作为一个女人的细心和不同于一般女人在这方面所特有的直觉,她知道怎样投其所好、礼到事成。而這些许进会吗?即使会,他能放下架子吗?

对于妻子的为人处事,许进心知肚明,有许多时候他虽然讨厌这一套,却又觉得妻子如果也像他这样清高,那这个家还真不知是什么样呢?其实,林家待许进很好,林中生对他的期望值也最高,可他年轻轻的总是想学陶渊明,这点岳父对他很有看法。而他没有什么事也基本不登林家门,更别说林中生的那些战友的门了。许进居然不屑一顾!他能容忍妻子在外左右逢源,却无法同林家人共舞。天生我材必有用,乘风破浪会有时。可是,历经了这么多年,他也算领教了,他再这样不思痛改,孤芳自赏,不会随波逐流,甚至某一天被精简下来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于是,他千方百计调整自己的心态,尽心尽力地争取融进大社会中。于是,灵机一动,他准备搞一个经济建设上的电视系列报道,结合国家经济政策把谢市长捧一捧,这让老王他们这些人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于是,这一天他驱车来到了市政府,可快到谢市长办公室的时候他又犹豫了。他拐进了卫生间,控制一下情绪,找到一点自信后才去叩谢市长的门,听到叩门声,谢市长让许

进进来。见了许进，谢市长有点惊异地说：

“小许，你……快坐，快坐。”

“谢市长，”许进轻轻一笑，非常谦恭，“我有点事同您商量一下。”

“说吧，什么事？”

“省委宣传部让我市宣传经济政策，为了宣传市场经济政策，我想结合这几年我市的经济建设，由政策办协助搞个电视节目。”

“好啊！这个好！”谢市长脸上有了笑容，他看看许进，沉思片刻，“我早有这个想法，可电视台只会宣传，不懂政策，你们联手我相信会有力度。”

“那您再给我点具体的资料。”

“资料我这有。”

谢市长边说边找出一些市政建设和市场经济调整的材料给了许进。见谢市长眉开眼笑，许进感到不虚此行。所以，辞别了谢市长，许进就同电视台联系，电视台也不失这个能讨好市长的机会。

可是，这个系列报道搞好播出之后，许进还是许进，谢市长仍然是那个高高在上的谢市长。于是，许进暗自劝自己得有足够的耐心。这么多年都熬过来了，还在乎这一时半会儿吗？只要循序渐进同谢市长建立了一定的关系，瞄准时机总有一天会让他心有所动，与事有补。这也是一种钓鱼之法，把鱼饵都掷进去了，还愁钓不到鱼吗？

时间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去！

然而，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王主任在一次流感过后，身体居然难以恢复，经医生检查，很快被确诊为肺癌，而且，身体状态每况愈下。王主任也知道了自己的病，他的心情十分沉重。这一天，他坐在办公室里想了又想，看了又看，把心里的

酸苦一点一点地往下咽,后来,他召许进到他的办公室,语气很郑重地说:“小许呀,你坐下,我有话对你说。”

“王叔……”

“坐吧,我知道你们也知道了。”王主任用他那慈祥的目光看看许进,“我没事,已经五十多岁的人了,也没什么遗憾。”

“北京胸科医院有我一个老乡,我帮你联系一下,你再去检查一下吧!”

“不费事了,这个病我知道。”

“你知道就得去治疗嘛。”

“我打算去治疗,这里的工作我向你交代一下嘛。”

“工作的事你就放心吧!”

“身体对我已无所谓了,我的脾气也不是很好,这些年许多地方也没少让你受委屈……”

“王叔,你怎么这么说呀!你现在什么也不要考虑,去治疗才对!”

“我一定去治疗……”

王主任轻轻一笑,但从这笑里许进感到了老王心中太多的苦涩。他倒真希望老王能哭出来或发发脾气,可老王似乎还是那样。但这次同王主任谈话后,这里的工作却好像顺理成章地由许进主持了。虽然没有正式下文,但外界好像也认可这个事实。而让他真的接这个班,那注定他不知干到什么时候了。为此,他心里更加焦急。可是,这个机会又是可遇不可求的,别的地方不知道有无人想这个位置,反正,政策办里的几位都已经跃跃欲试,粉墨登场了。他若不紧紧抓着,一不小心也可能鸡飞蛋打,一无所获。

许进真想不到王主任会得这个病。忽然之间许多事让他又焦头烂额、愁眉不展了。没有出三天,他的喉咙急得肿了起来,脑

子里边也嗡嗡作响。于是,这天晚上他想出去散散心,也想把这个事同妻子谈谈。所以,回到家里,看见林瑞在厨房里准备做饭,他忙说:“你别做了,今晚我们出去吃吧。”

“我也正不愿做饭呢,天天做饭也真不知做什么好!”

“好多天没有去水库了,一会儿小雯写完作业我们去转转。”

“那雯雯快把作业写完,你爸爸带我们去水库呢。”

“太好了,我马上就写完了。”

听说去水库,妻子高兴,女儿更高兴,只有许进想高兴却高兴得非常勉强。但林瑞和女儿都没有注意到许进的面部表情。有这么好一个家,谁还会有什么愁可发?林瑞欣然辅导女儿很快写完了作业。然后,她从冰箱里找出许多吃的东西带着,女儿换上了凉鞋,像她妈妈一样换上了漂亮的衣裳。

“走吧!别再打扮了。”

许进催促着说,他先一步上了车。等她们上来,他驱车就走。驱车到水库也不过二十多分钟。路上,许进一言没发,而女儿高兴得只顾唱歌,林瑞心情怡然。到了库区,许进找一家露天餐馆停下车,这里有一应俱全的地方小吃,风味正宗。他们随便找了一个地方坐下,许进点了几个菜,还要了点酒。女儿快乐地到水边玩耍;而许进心事重重,坐在那里神情十分茫然。这时,林瑞才发现丈夫非常忧郁,她问:“你怎么了?忧心忡忡的。”

“嘿。”许进苦苦一笑,“我想起了老王,心里不觉就有点难受。”

“你难受什么?”

“人生苦短呀!这次体检,查出了他有肺癌,得马上去北京做手术。”

“肺癌?”林瑞十分吃惊,她呆呆地望着丈夫,“是真的吗?我不久前见他还是好好的。”

“病来如山倒，这种病说来也就来了。”

“唉，这么好的一个人怎么也会得这种病？”

“病是不长眼睛的，还分好人、坏人吗？”

“那他以后就上不成班了吧！”

“生命都进入倒计时了，还上什么班呀！”

“那现在谁主持工作？”

“老王暂时把工作交给了我。”

“那你烦什么？这样你就可以名正言顺当政策办的主任了。”

“这个对我倒无所谓。”

“这也是个机会呀！现在的位置那么难找，先接着再说。”

“事在人为，机会随时给有心人准备着。”

“别异想天开了，这个事咱也得抓紧时间去活动一下，谢市长阴一出、阳一套的，你不活动，恐怕是煮熟的鸭子也会飞。”

“你所说的我不是没有考虑。”许进一副苦恼的样子，他看看神情安然的妻子，自嘲道：“也许我是好高骛远吧！你也知道我并不愿干这个。我想趁此机会找谢市长给我调整一下。要不，我去县里也可以。我是公务员，不能总是政务员。将来若步王主任的后尘，恐怕我还要得肝癌呢。”

“没这么严重吧！”林瑞爽朗地一笑，她觉得丈夫的心胸也太高了些。“你不喜欢干这个，可有多少人眼巴巴地看着这个呢。再说咱现在也不缺什么，你接老王的班稳稳当当多好。你何苦要去找谢市长调动工作呢？”

“别说这些了。”

“我说这也是实话呀！”

“实话是实话。我现在若是五十多岁的人也就不用你这么劝了。十多年了我都干了什么？那时二十来岁，风华正茂，可结果呢？我除了有输的感觉之外，就是一种压抑，我不贪金钱，苦学了

那么多年，难道在官场上真没有我的立锥之地？也就是咱们现在都优越，我怕我乐不思蜀，懒惰成性，那我真的是完了。”

“你这样的人现在越来越少，你知道吗？”

“我知道，但秉性难移。人生一世嘛，我虽没有李白之才，但欲上青天揽明月之志还是有的。不然，我真的就会变成第二个老王！”

许进很少这样满腔感慨地对林瑞说话，他的目光中充满了忧郁，林瑞从这目光中知道丈夫想干的事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若不想个办法帮助他，那对他的内心只会产生更大的压力，反正丈夫的为人很正，处事也稳，去闯一番也没有什么不好。再说丈夫之德并不低于那些书记、市长什么的。总在他们之下，让他们使来唤去，对丈夫也太不公平。但官场毕竟是官场，她望着丈夫无奈地说：“想办成我看只有一个方法，先让我老爸去找省委组织部的王楠部长，他同我老爸毕竟是老战友，肯定会看面子帮忙的。他同谢市长的关系也好，如今谢市长独掌大权，也正是一个难得机会。”

“这张王牌不用也不行了，让你爸为我活动这事……”许进苦笑一笑，但他不失幽默：“事到如今，好像也真没有别的好办法了。”

“这一会儿你不清高了？”

“哪还有什么清高呀！春节我去谢家已经算下水了。我倒真不知我再去谢家几次才能大功告成。”

“你早听我爸的话，恐怕早大功告成了。”

“唉！说这话还有什么用！”

“不过，我爸快过生日了。这次你得给他老人家买个像样的礼物。你不思进取，他心里对你也是有不少看法的。”

“我不思进取呀？对，对！是我不思进取！”

许进自嘲地说，他看看那么通情达理的妻子，爽快地笑了起来。见他脸上没有了愁云，林瑞也笑了，她揶揄道：“别想那么多了。咱们也去洗洗吧！别让雯雯一个人在那……”

“走！”

许进高兴地和林瑞一块来到了水边。林瑞脱去了鞋和袜，走进浅浅的水里同女儿一块玩耍。而许进看看水面，他索性回到车里换上游泳裤头。然后他一步一步向水的深处走去，当水快淹住腰的时候，“扑通”一声，他向更深的地方游去。见他游那么远，林瑞嘟囔道：“瞧你爸游那么远，快喊他回来。”

“爸——”雯雯大声喊了起来，“我妈让你回来！”

“知道了，别喊了。”

许进边说边往回游了，游到岸上他累得气喘吁吁。坐下来歇了一会儿，又吃点东西，享受着夜风的吹拂，他的体力很快恢复了过来。他们回到家时，夜已深了。

有了心事的缠绕，许进感到真是不能再有任何的犹豫。于是岳父林中生生日这天，他特地在梅园酒店置办一桌酒席。并通知大哥林力带上全家也来。许进这样安排，林瑞自然很高兴，为了迎接家人，她第一个到梅园酒店。女婿忽然把自己的生日办得这么隆重，林中生心里犯了嘀咕。在没去梅园酒店之前，在家里他对老伴秦淑玲说：“你说许进这孩子今年这么破费，我倒有点不适应了。”

“说不定是妮的主意。不管怎么说，进这孩子是个好人，他能想着你这个老头子的生日，我看就不错了。”

“许进的脾气也倔着呢，我总觉得他同咱们隔着一层东西。”

“女婿毕竟是女婿，没生没养的，我觉得许进就不错。”

“不说这个了，把我的西服找出来。”

林中生很认真，并不是过生日要穿好看一点，而是要进大酒

店,他怎么也得拿出他当年当市公安局长的风度来。于是他不仅穿上了西服,还打上了领带。苍白的双鬓倒使他似乎不像个老局长,而像个大学教授。刚收拾好,儿子开着车来接他们。他们上了车,林力驱车就走。见父亲西装革履,精神焕发,林力惊喜之余诙谐地说:“爸,你今天像去接见外宾呀!”

“多天不穿了,这会儿感到不自在。”

“挺精神的,穿吧!我今天正打算在酒店备一桌,谁知小妹已准备了。等到我妈生日的时候,由我来安排。”

“有心意就行了,到酒店摆什么阔。”母亲嘟囔着说。

“这不是摆阔,在酒店聚方便,要是回家,你们太忙。”林力笑着说。

来到了梅园酒店,林中生见一家人都到齐了,心里十分高兴。望着孙男嫡女一大群,他风趣地说:“不是我生日,平常里难得这么整齐。”

“抓紧时间吧!一会儿,雯雯和帆帆还得去上学,他们还都得上班。”老伴催促道。

“好,抓紧时间。”林中生边说边走进订好的房间。一家人围着餐桌坐下,服务员把酒菜一一都端了上来,大家热热闹闹分吃过蛋糕之后,许进站起来,举着酒杯说:“平常,我礼节很少,今天是爸的生日,我先喝为敬。”

“自家人不要客套了,下午你们都不能耽误了工作,酒也不能多喝。”林中生说。

“只少喝一点。”

许进边说边先饮了三杯。然后,他给岳父恭恭敬敬敬了三杯;又给丈哥敬了三杯。几杯酒下肚后,场面也热闹了。林中生看看许进,开门见山地说:“我听说老王的病很厉害,你下一步怎么打算呢?”

“我的打算？”许进想了想，轻轻一笑，“我觉得我的年龄和知识现在不能继续在政策办，我想动一动。”

“在政策办那么久了，也该动动了。你有学历，现在好像是个时候。”林力说。

“光有学历也不行。我看电视上好像说要选拔一批年轻的干部。你真有这个想法的话，我就去省里见见你王叔叔商量一下。”林中生说。

“他早不想在政策办了。可考核了以后，这么多天了也没有什么反应。”林瑞说。

“别说我的事了，今天是爸的生日，说我的事就有点扫兴了。”

许进转开了话题。随即他高兴地同岳父、丈哥玩了一会儿酒场上的游戏。一家人其乐融融，非常愉快。

给岳父过生日的第二天，老王去北京准备做手术。送老王的时候，许进得到了一条重要信息，老王说市委张书记来看过他了，他已向张书记谈了政策办的情况。老王希望许进能主动找张书记谈谈工作。面对这个对工作极度负责而且对他又十分关怀的老上司，许进感到若放弃自己的美好愿望，政策办也是一个风平浪静的好地方。

可他实在无法劝服自己继续这样下去。尤其走进政策办的门槛，坐在办公室里，他不仅天天往北京打电话询问老王的情况，也天天考虑找个什么好办法接近张书记。张书记刚刚到任，对市里的许多问题尚没有表态，尤其在用人问题上，张书记究竟怎么样，许进的心里没有一点底。没有底，他也不敢轻举妄动，于是他希望岳父快点去省城。可岳父几天都没有一点动静，许进心里急得火又上来了。

林中生心里也急，女婿的条件不错，若不抓住机会，在官场上找个位置谈何容易，但再急也得等礼拜天去合适一些。于是他准

备好礼物，带上王部长爱吃的他亲手腌制的芥条。到了礼拜天，他就出发了。王部长比林中生的年龄小了好几岁，他的面容似乎比他的年龄还要小。一般情况下，礼拜天他是不出门的，得知老友来看他，他便派车到车站迎接。林中生下了车，在出口处见到接他的人，心里立即感到暖洋洋的。乘车到了王家，王部长和夫人张莲热情相迎，但见林中生独自而来，王部长生气地说：“哎，怎么不带嫂子一块来？”

“她在家看门呢。”

“找个人看看门还不行呀！家里有那么多值钱的东西吗？”张莲埋怨着说。

林中生哈哈一笑，拱手道：“是我不对，向兄弟、弟妹赔礼了。”

“听说你来，你弟妹做了那么多菜。你不带嫂子，一会儿我得罚你几杯。”

王部长十分风趣。寒暄后，林中生随着王部长来到客厅里坐下。王部长看看林中生带那么多东西，他总感到这次林中生来同往日不同，他说：“你带这么多东西干啥？你来给我带点芥条吃比什么都强。”

“芥条我也带了。”

“是吗？”王部长十分欣喜，“血脂高了，吃点芥条丝会降血脂的！”

“我的血脂也高，人老了，没办法！”林中生笑着说。

这时，张莲往桌上端菜，王部长拿出一瓶好酒，他坐下来便同林中生对饮。酒过三巡，王部长说：“孩子们都好吧？”

“都可以。只是我那个女婿有点不安心工作。”

“怎么不安心工作？”

“怎么说呢？这茬的年轻人同咱年轻时不一样，太不一样了。”